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九目錄

雜著

言誠二篇 并序

疊言

寶言

讀書舫燕居語

答門人請益語

山中雜言

生死答問



論了生歿之本

答會中輪迴生歿問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九目錄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九

華亭張鶴世調甫著

雜著

言誠二篇 并序

易稱辭寡論語稱訥言學果能靜深有得雖言語  
至縱橫時一截便住若其本體不靜一開口便是  
耳目知見用事耳目知見愈多浮氣愈有憑藉如  
既決之泉汎濫無已予性踈簡而勝于談論間有  
括囊之悔遂作蠱言寶言二篇以銘於座右

蠱言

飯甘而蠱茹乎哉茹而傷生知其蠱者吐則迺已  
當其欲吐強之不嚙猶其欲嚙強亦不吐也人抑  
有蠱惟言之毒與言吐于口毒可言也言茹于腹  
潰乎殆哉獨影而趨厥或營焉匪以告人其口喃  
喃嗟塗之人歟曷風而波焉芸芸之夢其聰盲如  
迺仍于中魂喁鬼吁彼夢之昏也誰叩而言諸萬  
物之來五臟若使鬪其是非幻嗔幻喜博塞挾策  
送馬迎驢彼今之人幾夢而途哉人不動于口之  
波而動於心之波口波囂囂心波滔滔滿腹是口  
晝以繼夜輪轉泡沸箝之不可惟其不箝橫乃滋  
大故日止躁以靜禁妄損思不思之極惟寂惟默  
拔其蠱本口毒乃釋作蠱言

寶言

凡身以內庸人貴之人言無用則曰唾餘彼離于  
口哉人之委唾不處穢而處潔也離于口哉賤也  
出于口哉貴也言出于口而離于口庸人弗惜聖  
人寶之吾惟彼多言者其以委賢人耶其以委衆

人耶與賢者語賢者具足耳入寶谷而數衆寶窮以不識胡盧退焉其與衆人乎狐貉曉凍夫九鼎誇枵腹也彼非實享其美其安挈而告之人道聽塗說累廼甚矣嗟乎激之若矢萬夫莫住口之悠悠砥柱不收慎之哉寧我如瓶母我如傾如意之寶鏹而簞之如其不簞探囊胠之無令珠玉同于糞穢吉人之詞以嗇而貴作寶言

讀書舫燕居語

伊尹曰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

也非予覺之而誰也卽天是予豈世間帶笠披蓑農夫的識量孔子曰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卽予是文豈是路上奔奔波波勞人的胸次孟子曰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看得自己是平治天下的人天下隨我而轉我不隨天下而轉此豈游事齊宣王辨士的口吻只因這聖賢實落自己信得過把柄在手直以一身關係造化用亦可藏亦

可造化自有治亂于我身出處何關遇則正已正  
天下不遇則讀書譚道以老造化且牢籠我不得  
何況君相故日用則海沸波騰舍則鑑空衡寂人  
惟自己看得大故能安命而俟時偶門人周侍御  
季候來謁坐譚及此錄以貽之并貽姜曾兩太史  
仲詡元贊

荅門人請益語

少而專愚不善走趨其對書卷也若渴人之需  
飲也以此博一第別無奇方北游門人有請益  
者因口述以貽之

余盖十歲而學搦筆爲舉子業時竊自擬一目作  
舞象語家大人恠而喜之曰是非孺子文也而猶  
孺子文也命之讀古文名家數萬言輒於麓者能  
解其一二又時取行之於文然茫茫濛濛爾指塵  
飯而求啜不如歸而飽糲藿也十三而能別白先  
輩所爲先資者甲之乙之傲然幾肆其口矣顧善  
摹擬而未工剗造其拙而殆者幾顛食生十五而  
搦文謁郁孝廉先生先生博學而有矩矱則又進

之矩矱嘗記憶其言曰文須貴神識也先生呼余爲小爻而余亦謹事先生余少貧無師家大人晨夕課不令休經月趾不及戶外獨下帷以月計則許一出謁郁先生謁必竟日譚論每謁歸則經月意思若翻然新者夫先生蓋佐余厚矣十六而乃受知於姚江張喻齋師師嘆曰異日精進當爲名士無以青紫自多也余此時文稍擴充能就矩矱一七而游庠金山金山濱海而文陋或以爲厄于科名則又競指孺子爲不祥金矣壹痛未定杜門

却軌蓋讀禮三年而覃思爲尚書業業成輒以正之郁孝廉先生也計三年而所著述不下七百餘篇以是自喜沾沾謂粗能讀尚書耳十九試南都鹵莽無當二十而能繙閱品第前人命中之言鉛朱彈摘不停批也如是者二年而文章矩矱益習顧獵華逐采同於爬膚刻舟索圖靡同卽沙何則心不精則理不入見不廣大故變化之門戶未闢也至二十後而家大人功令稍緩室家乍親初念畧怠甲午而鹵莽再棄捐矣乃糊其口於四方館

穀以瞻瓶粟之罄而樂其踈放之就繩尺也積志  
困衡晨講夕誦如是者十年于茲盖余憶丁酉年  
南游凡四月而還其時文章摹擬錢王志大而力  
未充體格了然然而書義多一塵之隔其爲文窘邊  
幅而味隣木棗故再不售戊戌而文漸肆其欲言  
然如瓶水供花非無花氣畢竟水力不及花本耳  
巳亥而悟歸清真真然清真政何容易也凡清真一  
路瞭然于心瞭然于口與手而出之不借徑于支  
蔓代語故曰清不須塗抹不須揣摩比儼而言能

肖其題之有故曰真然大要皆看書義來也書義  
之外更無一字可添設書義之內更無一字可放  
過會得其義其不放過者非字也皆義也嘿默相  
照乃是大透露滴滴歸源乃是大發揮東牽西引  
取青化黃都是死摹板脫來不關聖賢血脉世人  
第從陳言內求神奇不知彼所據以爲神奇乃吾  
所鄙以爲臭腐若清真正是神奇耳神奇藏于書  
義之中而人不知乃向人口頭上說神說奇吁可  
歎也余自庚子力稍自苦而文亦真然骨力色澤



尚多爲苦力埋沒其時開口未能了然者多矣而  
數亦奇遲歸而乃悟向之爲孟浪也於是肆力研  
精於書義精微之肯日與同社錢君復姚寧遠兄  
弟課二題往反參論必期了徹積日累月磨勘幾  
遍至癸卯危坐一小樓靜思不擾時拈七日以調  
習故物而乃稅駕筆墨之累顧自念質鈍而力柔  
鈍故速悟之不能而苦費年月柔故恢張之不足  
而束於局陣其不堪錢王門下隸宜也然余故苦  
得之而齋就之力驚之而曙失之其又何堪爲二  
三兄弟誇誕哉抑生平所成就如飲水知冷煖不  
可忘也敢以告之相信者

山中雜言

人只一箇心知則靈靈昭昭當下卽是人心盡是  
道心不知則血肉包裹自爲方域道心盡是人心  
所以道心化爲人心危則累卵人心化爲道心微  
乎希夷

問如何人心化爲道心心知情識是衆僕供應主  
人而主人得衆僕益日安逸此先天無爲之體如

何道心化爲人心尋求道心便落心知情識主人  
却爲僕使此是後天有爲之法其實原無二心惟  
人自爲人人自爲道而已

一樂而俯仰泰然樂也卽墟墓之悲却不是悲亦  
是此生活活潑潑發生出悲亦是樂若對墟墓而  
不悲其人生機已絕其可悲孰大焉安得謂樂莫  
看樂是樂須知樂在悲

問如何是未見好德如好色曰只爲人不自見已  
明德日逐在色上去楞嚴經上佛放無畏寶光現  
相作呪提獎阿難莫作佛光佛呪看須知當境做  
主自呵自獎自救自解有個佛在若不現自己佛  
只管在摩登伽席上去了便與佛了不相聞一般  
此之謂酣睡漢

眼能見色分明不能見面親切既不認得自己頭  
面將自己頭面同于隔垣可見眼旣爲根面則是  
塵根塵相違自不能照照所照者旣不屬眼亦不  
屬面離此眼上認取頭面離此頭面却開大眼不  
然揔饒得明察秋毫終是盲人暗坐就有道而正

內自訟不自是也不知不愠不見是而無悶自是  
也有不敢自信而真信出焉其實自是者只一心  
自證自反之謂無暇問人是非也

善不必使人感但一念恰好者善也惡不必使人  
恨但一念過不去者惡也只此是爲己爲人之別  
巫醫學師皆可講學扁鵲司馬季主是也販夫屠  
肆皆可信道庖丁陶朱公是也故千古真道學不  
立門戶

人一生精神原穀一生讀書救世之用只爲分散  
在玩好上去了所以終日忙忙如勞薪轉軸無一  
刻之暇耳何曾見寡欲之人不有餘閒耶

天地間遇一事恰有一箇自然對付道理依此應  
去不須費心費力精神透徹一時造化都在我手  
其實於此事自然處不增毫釐故曰無爲曰無事  
然却從一片真性辨得來憶得楊荆岩老師訓同  
館曰神禹豈別有神奇只是八年胼胝三過不入  
這是一段真精神却是千古神奇處也近日陳眉  
公有言曰救荒無奇策真心卽奇策也余甚有味

其言

問天地萬物皆我一體如何証據曰只看天熱百鳥熱天寒百鳥寒此時理會自己寒熱何如和風朗月鳥鵲皆喜烈風恠雨游魚亦潛此時理會自己喜懼何如故孔子迅雷風烈必變哀有喪矜有疾真是天地萬物渾然一體無有二處會得此通身都是元氣故曰樂則生

金無糜朽無襦不謂奇窮喜譚人隱過及聞人有善而致疑者奇窮之數也其生氣枯槁特甚耳

本是南山松今爲宮殿梁惟其僻隱南山纔可養全材以備宮殿之用耳然旣爲梁矣其能復作南山松耶可見無用化爲有用者物也若有用又化爲無用則惟人能之故曰不物于物乃知神龜曳尾犧牛自焚還爲不能變化者言耳子房赤松劉侯衡山不意兩公作用自別

窮土木而無厭者華堂桎梏也被重錦而防其汚染者文繡桁楊也出善言而惟恐人不聞作善事而惟恐人不見其爲桁楊桎梏也實多

世間那一件事不被浮氣壞了只如作史褒貶過情奏疏言事過實用人而任非其才罰人而謫浮其罪一切善言善事流而不止都是爲氣所使故易稱艮艮者止義也止其浮則中道矣

近來學問得一要訣曰變化氣質孔子三戒自少至老只爲着血氣

飲酒不盡則有餘味出言不盡則有餘地居官不盡則有餘榮受福不盡則有餘蔭

易泰之一卦聖人却於對定公事使發揮明白上下只是一箇本體一箇精神在上爲禮在下爲忠心心相入所謂交也

一友問放生余曰天下那一件不是生的只是生在天下不在我我要放得下纔放得萬物之生只如耳目口鼻之欲我放得下便都與世間公共得來這箇還是小放生若見人一善事聞人一善言汲汲然引而成之以本人善放還本人這纔是放生放得下人與我同此生生也今人說放螻蟻魚蝦特表樣耳須勘破此意便是渾身元氣也

爲他人出力亦要連他人事成後利害多算計過了自身性命自然拋下這便是回天手段若既要成他人事又有回顧自己意思在畢竟人我兩無成就讀刺客荆聶二傳自見

吏道曰廉平詩道曰和平治天下曰太平可見千古脫不得一平字

聖人畏大人故見冕者必趨因其可敬而敬之於我何與此際渾然自在風波不起孟子藐大人故曰我何畏彼胸中有個我在便是賢人岩岩氣象可見中庸自然道理着一些自己不得居不必窮谷深山好清閒便是簡不必杜門絕軌不忙亂便是仁不必輕財好施不見人過便是齊不必持戒絕葷隨分便是

揀好事做遇不稱心事便困躓揀好人接遇不如意人便煩惱只此已在事物鑪鑪中如何能鑪鑪事物故曰大冶不擇金良工不擇玉

孔子問禮老聃老子曰去子驕氣與子淫態驕氣淫態都是節文太多處添出來真正節文便是太

和元氣不驕不滯此是老聃精言禮處後人以為  
箴砭尼父則非也他日仲尼傳顏子只是約禮復  
禮其原得統老子來

君子在國爲陽氣小人在國爲陰氣於人身亦然  
作事爲天下陽也爲一已陰也喜稱人善陽也喜  
攻人短陰也矜全頑薄陽也厭惡不肖陰也按事  
理持公論陽也逞已見美口舌陰也能見已過見  
過必除陽也諱過遂非因循不決陰也扶陽抑陰  
日用靡處不有

少必老盛必衰富必貧樂必哀此天地必至之事  
也如何能從中挽回曰只是留他嘗有餘其實不  
曾增益一些以其常餘故享用獨久古人以我造  
命命不可造而當徐徐斟酌也

孔子用一權字終日栖栖變易天下權字縱橫變  
化天地牢籠不住故老子便指爲驕氣滯態顏子  
認得立字只一空陋巷簞瓢把得住信得過不露  
一些變化出來故孔子嘆曰如愚孔子是飛龍直  
是雲雨天下顏子是潛龍應時而發還隔造命一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九  
間只許他三月不違仁

隣家有喪哀聲達垣外余飲食自若也山妻聞而  
洒淚不止余輒罷食自咎曰我此時生機頓死與  
隔垣死者一般不若余室之活活潑潑通身元氣  
可見得吾輩讀書人只被道理太明白分別心太  
重便礙了多少生意

愚夫婦見搬戲聽說衍古本到哀苦處淚霑霑下  
這滴滴點點都是如意寶珠也今人見此等人便  
咲以爲歎正是日用而不知

顏子死而聖人之脈絕顏子太段源頭認得清見  
得這箇是卓爾末由一片做去諸賢人在一支一  
節上做去都是學問却不是學問摠括顏子發源  
大海而諸子則百谷耳

讀史看古人行事大眼目方開蓋古人行事並不  
在世相門面爭短長也只如鮑叔之知管仲件件  
是管仲病處却看他好處出來伍子胥伐楚中包  
胥復之相與訂言而各行其志各不相害曹孟德  
于孫權公不死孤不得安之句則嘆曰權不欺孤



此等眼目誰人肯開

天地有春必有秋潮水有來必有去人身一氣有呼必有吸大英雄作事有放必有收此還是受造化鑪鑄處秦皇大索博浪客十日後須有任時漢武求神仙伐匈奴亦尋自悔改伍子胥覆楚鞭屍而仍聽申包胥復楚若一味放而不收便是世間痴漢後來作何結局

自有天地以來有是必有非有彼必有此有堯舜自有巢由有孔子自有沮溺楚狂原壤豈能一一同得來只是兩邊各成其是而無礙只要真真便用得着到用得着處原無不同卽理學家或言存心或言致知不須在鷺湖門面上再立門面須要吾講學的身上自得之便法法歸同

聖人說博學未嘗脫前人本子若言不靠典要詩書禮樂皆可灰矣說審問未嘗脫朋友講論若言耳聞不中用精一一貫授受皆可無言矣只是箇明辨處最有力

經藉是磨鏡的藥朋友是磨鏡的人明辨處受藥

受磨者是大光明體故曰明諸心

包荒含垢可以當大受謂于利害得失境上容受得起非以同流合汙而藉口救世也故孟子曰在已未有能直人

賦設問荅以文章爲傀儡也功名之人逃性命以學問爲拈棹也

一僧問真空頑空何如余曰真空有體而無名頑空有名而無體空無真頑有無名別

徐太守號生生主人好修淨業旣叅雲栖將入山

忘返寄余三詩其入山口占曰五十餘年着鬼迷如何不識淨中機因緣未就君休呀今日回頭尚未遲舟居咏曰學禪禪子沒生涯任此扁舟度歲華案有彌陀心不得少風波處便爲家其六旬住山詩曰人年五十始知非老朽應知十一碁日日知非非不已只今惟有縮居宜余報以數語而和其口占三絕因附于後

生生主人什麼生還是真生還是不生若是真生風波到處都是靜中機也向風波裏成就因緣是

名回頭不然被境受轉只是頭回何以故真頭面  
是生生故若論真頭面是生生便是境回頭不回  
也非不回頭實無可回公若從此薦取前固無非  
非亦卽已若說縮居惟宜風波裏當有不宜處扁  
舟能離風波不能離水風波靜處却原是水風波  
動處也只是水請問扁舟何處安頓彌陀何處承  
當厭離煩惱是煩惱根知非非不已是是非根禪  
子生涯只在困眠饑食打得此中透徹卽布施都  
是功德禪定都是機緣入山避俗都是淨土請看

一條大路撥清真正面目也敢以爲山中評唱之  
助奉酬口占曰浪說人迷共鬼迷祇緣覓箇靜中  
機元來靜處無從覓回箇頭來到覺遲 牛羊隊  
裏作生涯春夏秋冬任歲華但識如如心自在風  
塵何處不爲家 嘗聞過化與知非暑往寒來共  
一碁知得非時非卽已行雲不繫摠相宜

廬山僧靜方游于松以講法華能詩自異不久告  
歸余貽書以別之曰歸山之人雅志禪喜譬如饑  
兒說黃金樣耳而和尚開寶山以貧貧能不目動

而心嚮者耶只今盡是世間人能不說世間法我  
與和尚政須從世間一一指點出來世無礙處便  
是道無礙處若於世上有智沒智宰官乞兒善種  
惡種稍有分別窒滯縱然所信者是還屬偏執知  
見不是圓通妙明所以出世人廊廟山林都是演  
戲若於文墨名句亦是戲場曲本乃至和尚講經  
登壇評唱證道亦復如是譬如畫花饅頭雖則好  
看充饑政不在此自古道眼着金屑必然成病刻  
肌爲彩難免真痛只合和尚折葦登匡飄然不繫  
所過者化庶幾近之但願和尚化其化者若止湖  
海飄蹤此中尚有箇世界在恐招尤取忌何處沒  
有生死事大不宜任氣稟知見隨行逐隊去也我  
輩一生須盡情放下尋箇赤條條實受用處此大  
惟喜大安樂前所云種子旣真歷千百劫畢竟圓  
成者固不在東禪一刹已也向承和尚詩文之贈  
屢有心語引而未發且如和尚明眼未度應有幾  
人故敢效其瞽說以爲臨風之錢惟紀存之

生死答問

丁未初夏會稽陶師命予謁周海門先生于剡城先生臨別告予曰人須識箇了生死之本師聞而贊曰此學問喫緊語也歸而恨無得力處發明先生之教然藏心不忘焉秋八月過虞山書院論學見令公耿藍陽與邵茂才荅輪迴生死之問麓有感於藍陽之言因述數語以相質而會中各呈所見微言遞舉既喜同志之明辨遂敢薦其商確昔人言學問須自斲。乾。坤。不。依。師。友。然。真。師。友。之。助。不。可。誣。也。若。曰。只。語。言。上。

了。生。死。自。己。性。命。畢。竟。何。如。則。予。且。不。禁。戰。懼。慄。

論了生死之本

侗初曰人須生能死得死能生得方謂了生死之本自夫子言生死而後之言者獨孟子夫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又曰未知生焉知死言朝言夕可見了生了死只在朝夕日用之間一了百了何不可死生亦不生死亦不死也不說知死而但說知生正是自朝至夕日用尋常轉動處都是知生道

理便都是知死道理。此正是了生死話也。孟子却  
恐人錯認了生是形生之生。直要人死得一番過  
來。方謂之知生。方謂之聞道。故曰養生不足。以當  
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人若在肢體心知上認  
個生。便如所說養口養耳養目養四體。雖件件有  
個節制道理。都是養其形生之生。不是養其不生  
之生。不足以了此一件大事。直要把此形生殼子  
斷送過了。無一些兒倚靠。方謂之了此一件大事。  
是蓋天蓋地。天地古今牢籠不得。纔着生死上尋

討。便流轉不能透脫矣。孟子此言。正是夕死可矣  
之意。今人若要聞道。定要可以夕死。死得便是聞  
死不得。便不是聞死得。而生便是知生。死不得而  
生。却不是知生。知之一字。通乎晝夜生死。而知所  
謂聞之妙也。不聞道。養生非生。一聞道。送死非死。  
孟子打破生死。直指送死作知生歸結論。所謂傳  
夕死之真血脉也。至人聞道。只在知生。若以耳目  
口體活動爲生。終是死爾。若不以耳目口體活動  
爲生。却又如何。遞個生死名目。既有名目。便有知

生着落處、既是名目、却又在此認個無鞭影的生  
理出來、如花如果、如枝如葉、件件是生、件件不是  
生、却有一種生生妙處、非花果枝葉所能見也、故  
曰隱曰微、曰不睹不聞、曰未發、在朝朝夕夕之間、  
刻刻皆然、處處皆是也、此等不生常生之妙、在思  
議力量之外、故只曰聞曰知、大凡所曰然者、不可  
曰爲爲、只一知便已了當也、人須在視聽言動、子  
臣弟友上、認得親切爾、一友曰如此說是聞道矣、  
可曰歿乎、太史曰若信得過的、可曰歿爲臣歿忠

爲子歿孝歿、又何妨、世界都是忠孝扶持、便是我  
能生出世界、如何可謂歿、如何不可曰歿、得今人  
貪生怖歿、皆緣信不過也、卽如所疑如此、便是聞  
道、便可曰歿否、旣曰聞道、別有微妙、又看得歿、又  
重大、遲疑於不可之間、却是於生處信不過、只  
是血肉長存、而不聞道、此等心正要歿他、正是孟  
子所謂送歿嗟乎、信得一刀兩段、生歿如風、如生  
知歿、畢竟如是、令公曰如是如是、凡我同途、悉當  
如是、不如是者、非孔門真弟子也、凡在同會者、請

各述所見。目觀能如是不。願先生有以教之。

答會中輪迴生死問

耿令公曰。夫輪迴生死久矣。夫邵生茂齊之善疑也。某也畧有言焉。先生其目爲何如也。侗初曰。輪迴纏縛。夢死醉生。世人於此。怕不疑爾。茂齊呈出衆人疑團。一一向令公剖破。若會得。只此茂齊言下。已脫輪迴。不必向十王討轉身也。令公曰。輪迴是耶非耶。古人有不受輪迴轉者。何爲耶。侗初曰。迷有輪迴。悟無生死。此先輩打破鉄門關話也。然

須從自己。一一分出來。何者爲生。何者爲死。何者爲生而死。何者爲死而生。若分得出。便是轉輪迴。若分不出。便是輪迴轉。令公曰。如是如是。願先生分明之也。侗初曰。世人執輪而忘軸。故輪轉。聖人執軸。只應輪。故轉輪。令公曰。轉輪迴。則無輪迴矣。無輪迴。則無生死矣。無生死。則了矣。先生之言。是也。請言其軸。侗初曰。生生死死。死死生生。如輪轉旋中。有一軸。是則爲性。須知天地變化。終古不壞。只在於此。若言有生有性。無生無性。輪旣無軸。輪



何能轉生機。既礙化工。不露是諸凡夫。永受淪滅。  
令公曰。如是久矣。夫茂齊之善爲疑也。如疑曾點。  
漆雕開。今生未信。還要再來。此理如何。侗初曰。大  
聖大賢轉生。死不受生。死轉何。呂故自己做得主。  
宰。便潛見君師。信手可做。此主宰非遠。却在目前。  
漆之斯。便是刪述的派。點之浴沂。便是堯舜體段。  
請從自己當下。體貼出來。莫向漆曾日後。究竟生  
疑也。令公曰。如是如疑。猖狂未能見在。了段。斷然  
再來。此理如何。侗初曰。狂不信。何。呂爲狂。猖不信。  
何。呂爲猖。猖信處。却是道。猖猖完滿。卽是中。行  
不須再來。原有結局。所。呂君子終日乾乾。死而後  
已。聖人思。狂思。猖實是如此。悅。漆雕與曾點。亦是  
如此。不謂二子終身有盡頭。休歇處也。令公曰。如  
是。橘也。嘗有言曰。千古只在今時。迷了第。決當下。  
大禹惜寸陰。孔子語時習。莫錯過。莫錯過。侗初曰。  
如令公之言。真了段也。令公曰。如疑。生人敏。鈍不  
齊。或敏者。根于前生。夙稟。此理如何。侗初曰。慧如  
利刀。鈍則頑。鉄。頑鉄。一磨其鋒。則銳。資有利。鈍本

體自一、若論資稟、還逐形色去也。了得本體、只便知生、不須前生、不須再生。令公曰：如是。然此友還有穀種之疑而未解也。侗初曰：僕願有請也。令公曰：夫穀生種、種復爲穀、乃子父相繼之道、非生死遁乘之道。侗初曰：穀種種穀、生者其軸與。如是。如是。令公曰：如疑知生聞道、可得聞乎。此理如何。侗初曰：知生可言、卽可聞。知生夫子不能言、後人如何得聞。若能自聞、朝夕俱是道。朝夕俱是聞。朝夕俱可生、朝夕俱可死。令公曰：如是。如疑死後光景

與神理所附麗、此理如何。侗初曰：死後原無狀、再來不是聞、生死附麗、神理不附麗、生死也。令公曰：如是。侗初曰：如茂齊疑死歸何、以爲家。先生却云：見今光景作何狀。目前着落、豈無家。旨哉。吾輩見在當生的、有個家在、莫向生死波浪裏作活計也。令公曰：如何。侗初曰：人不安于僑、而安于家、只今念頭識見種種照顧、一身錯認、這個便是良知、這個便是樂體、這個是戒謹恐懼、這個是存順沒寧、種子不真、妄起妄滅、向死窟裏求生、認血肉

心做活、終是僑居、不是家寶。若見今着落家當的、  
有個自己受用、實實落落的、在連光景亦說不得、  
也。令公曰：如是、侗初曰：若解生死、做個權說、輕輕  
脫脫、道在眼前、若將來做個實話、萬死萬生、永墮  
坑塹、令公曰：如是、侗初曰：先生說喜笑啼哭、運轉  
有覺是生、喜泯啼銷、運止覺滅、是死、生死形也。形  
生形死、摠謂之形、而形豈道乎哉？道者形而上之  
物也、超乎生死之外、旨哉。令公曰：如何？侗初曰：形  
上萬古常生、形下一身都死、元來無聲無臭、是生  
的名色象貌、是死的。不學不慮、是生的。安排思議  
是死的。平平常常、日用飲食、是生的。添設知見、妄  
生分別、是死的。赤條條、渾淪淪、微妙萬感萬應、做我  
主宰、是生的。把捉光景、隨波逐浪、是死的。凡依軀  
殼而有者、皆形下。皆謂之死。爲軀殼主、而不依軀  
殼者、是形上。乃謂之生。請再爲先生逐一點出。令  
公曰：豈敢。侗初曰：如何？令公曰：有生者、有生生者。  
愚人見其生、梟故曰形上非生、破其愚也。智者見  
其生生、張先生故曰形上常生、進其智也。愚人轉

智智人轉道道也者形而上之物也。侗初欣然曰：如是如是。令公曰：茂齊說忠孝亦是尋常。若稍好名使氣，又是百劫生處之本。此理如何？侗初曰：會得忠孝尋常，忠孝却用得着。我做出忠孝，不是忠孝。做我若照顧忠孝名色，恐是金玉屑着清明眼。若有意避名，又不是自然流出。卽此恐便是生不能死也。須看浮雲太虛氣象。何如今？公曰：如是。令公曰：茂齊說真實工夫，不在毀譽榮辱利害生處。際尋求，而在真能外形骸。此理如何？侗初曰：毀譽

榮辱利害生處，一破百破。所謂生能死，得不辭毀譽榮辱，不碍利害生處。主張在我到處用得。所謂死能生得也。知生之道，斷不出此。令公曰：如是。侗初曰：先生說無一物非我身，無一物是我已。堯舜有天下而不與，孔顏貧而樂。此理已自無言。某敢重宣一韻語：世人因有我，生處永不離。萬物備于我，我安能與之。堯舜如浮雲，孔顏樂如是。于此得朝聞夕死，乃可矣。令公避席曰：如是如是。侗初曰：孫子桑說且看喜怒哀樂處，有個未發者在。卽知

生而有未嘗生者、又說吾師常授某一物曰照妖鏡、血戰刀、時時用着這個物、時時覷着這個物、子桑兄未發一語、已將了生歿一口咬破、只是這個未發、是何物、作何覷、只應子桑自見得、未許他人妄饒舌也、敢拈四韻、呂質耿先生、生歿是朝暮、聞道只時時、若能了處了、舉目常在之、照妖本無鏡、血戰不借刀、能於用時覷、未發亦非遙、顏子嘆卓爾、孔子言不情、只此個消息、後人說不破、我本無一物、如何授與君、君能覷得着、大地盡陽春、令公

曰如是如是、令公曰陸羽明說堯舜之心、至今在孔顏之樂、迄今可尋、堯舜孔顏未嘗歿也、此理如何、侗初曰心不在堯舜、樂不在孔顏、認取得、都是無消滅的天性、不認取、便是有消滅的形色、令公曰如是、羽明說千古聖人、只做得此生工夫、何嘗爲歿後做工夫、貌言視聽都是實地、窮到此卽耳目口鼻不斷送亦可、此理如何、侗初曰聖人如何做生時工夫、工夫在我不在視聽、言動若在視聽、言動着力、雖是屏色禁聲、都依形色而立、工夫俱

不中用。若是。且我主張。親聽言動。將此形色。都是我  
用神。無思無爲。萬感萬應。目視耳聽。天光煥發。  
節節都露。所謂終日應而未嘗應。這纔是於穆之  
命。這纔是當生見在工夫。堯舜孔顏了生死。如是  
令公曰。如是如是。令公少間。又曰。曩者徐廷葵設  
歷來說生說死之疑。而問也。其善疑。與謂夕死而  
一了百了。曾子死而後已。謂何。夫子孳孳汲汲不  
知老之將至。謂何。何顏子聞道可死。而子痛其死。  
何殺身舍生之於仁義。不且生聞而且死。聞何仁  
人之壽。知命之不立巖墻。遂聞道而可且無死也。  
某却告之曰。欲反轉生死。問爲道。問何如。夫且道  
答生死。則先生措也。願竟其說。侗初曰。惟天之命。  
於穆不已者。道也。道生天生地。生人物。生生不已。  
而人得之。且生。故曰道不遠人。言無人而可已於  
道。又曰道不可須臾離。言無時而可已於道也。且  
道專屬之生。則死遂無道乎。未可也。論道而曰第  
不生。將生者作何主宰乎。夫刻刻聞而有不聞者。  
存是不聞者。存於聞。刻刻見而有不見者。存是不

見者存於見卽此不見不聞而存於見聞是尚何時何處可已乎所謂於穆不已之命者此也聞道之人直信天命直信不已看得血肉軀殼全用不着隨聞隨捨捨個血肉殼子非是捨箇真性命也故曰夕歿可矣須知夕歿非真歿也若真性命在世間直可宇宙在手萬化生身如何便謂一聞便可了當而遂捨之且如捨其目而視視者不捨捨其耳而聽聽者不捨捨耳捨目夕歿可也其視視聽聽者雖欲捨之而不得於穆之不已也若呂耳

目爲生而顧斷送之只此斷送耳目處早已有個生死知見在是聞亦斷滅之聞道亦斷滅之道於生生處作何理會乃知聞道之人一了百了生歿可脫自在中流但惟聞道之人却又有戒謹恐懼畢世不肯自己者在耿先生所謂真聞真修有謂也夕歿可矣是了生歿歿而後已是了生歿歿而不已是了生歿只在聞道上理會不須在夕歿上較量聞道是真實話生歿是樣子話曾子聞道豈在啓手足時聖人五十知天命自後六十七豈

遂皆可死之年而了不汲汲於道且其所謂不知老之將至者何在也顏子卓爾聞道而孔子又惜之曰未見其止然則聞道可遂止耶乃知一息尚存不容少懈此千古聞道心法須破生死見者能了此也殺身舍生都是不被生死做主可以殺身亦可以爲仁者壽可以舍生亦可以不立巖牆所謂聖人無死地全是我做得主死便死要生便生此處無生無死亦生亦死只有個不靠見聞不着形色者在此之謂真聞道真修道憲使升堂而吏胥奔走惟命犬將登壇而行伍進退寂然把柄在手生死何不可哉予常有不已篇曰惟其不已故夫子曰夕死可矣此天命於穆之說也令公默然侗初曰如何令公竦然侗初曰廷葵說黑雲漠漠污泥重重非一掃一滌之能得力先生却說黑雲掩日患不知有日污泥沒珠患不知有珠知之寧容不掃不滌此理如何太陽一出而雲霧全清寶珠在眼而泥沙盡擲知卽見日知卽是日知卽見珠知卽是珠若說一掃一滌還是漠漠重重令



公曰知有日珠纔好掃滌非是不掃滌也。侗初曰先生可謂有實地矣。令公曰胡謂之說本體不了如何了得生死。此理如何。侗初曰要說本體只看說本體者是誰。昭昭靈靈一些。瞞賴不過不見得。這個體終是跟着生死走。令公曰莫問誰莫問誰。冷煖由來只自知。仲尼未與顏淵說何處堪憑了。此機。謂之謂之。鄭重鄭重。侗初曰於今可曰無說乎。令公曰未也。言仲醇說生生不滅者便是惺惺不昧者。故通乎生死晝夜者知也。知得形骸血肉

一齊丟却。此理如何。侗初曰息息不昧千古長存。禪家謂之孤明。吾儒指爲獨體。血肉形骸那得干涉。但此體要於日用上見得分明。打破形骸還他形骸。方許了生了。歿昔陽明先生曰汝於旦晝間行不着習不察。終日昏昏。還是夢晝。惟息有養。瞬有存。天理常存。惺惺無間。纔是知晝。余亦曰能於形骸上丟得淨盡。止是不生。惟於形骸上順應無碍。惺惺做主。活潑流通。存養不息。纔是知生。夢時是這清天明月。覺來只是這清天明月。碍本體是

這形骸血肉獨露本體也只是這形骸血肉知此則生歿兩無言矣。令公曰如是嚴天池先生曰從來不生說甚麼歿從來不歿說甚麼生最妙是肉團出入之心是不歿不生的最妙是幻妄不實之身是不歿不生的。侗初曰生不是生歿不是歿說甚麼有生歿生還是生歿還是歿說甚麼無生歿見得天性形色卽是天性見不得天性形色只是形色若離形色而別求玄妙萬劫不了生歿。但須理會個天性主宰在耿先生點一中字便覺嚴先生一番秘密案大光明也。令公踈然侗初曰嚴先生說不可須臾離之道無待言耿先生說堯舜畢竟道出個中字來。又曰這中字須于自家身心上識取此理如何無待言千古不能言欲無言千聖仍有言是處如何中的有個中微的有個微用我用得行我行得天地我位得萬物我育得這個不生不歿的。虞中孔中都在我所曰肉團出入幻妄不實的都是這樣霧異。令公曰如是嚴先生曰如是令公曰翁兆吉說真實貪生怖歿者必求了個

生生不歿之本、又說着墮落見斷滅見皆是生歿  
用事、是誤認生歿爲我、非我之原、無生死、又說聖  
賢看得生歿事大、不敢虛生虛歿一番、此理如何  
侗初曰、生何可貪、了得生、貪也何妨、歿何可怖、歿  
了得生、實是可怖、只是認得無生歿的、我親切便  
一脚踢翻生歿案、任我遊戲生歿裏、我不受生歿  
轉、這個生儘可裁成輔相、做堯舜事業出來、只是  
做到裁成輔相完滿處、與這生生的、不曾粘着一  
毫、如何便可歿、如何便不可歿、這個喚做立命、立  
得起、便不虛生虛歿矣、令公曰、如是侗初曰、如程  
鉉吉言、正在日用庸德庸言上、透拿得定、此理如  
何、若說拿得、此物何在、若說未定、決有定者、耿先  
生直點個本體說、必知心性天、乃可修身理會、心  
性天可透拿得否、兄只就日用理會個庸、沒安排  
沒思慮、開口轉身靈光顯見、歷歷分明、這個是心  
這個是性、這個是天、不須透拿、原自當定、錯認拿  
定、早失庸、體令公曰、如是、令公曰、錢受之說、真正  
豪傑、欲了一大事、只爲歿時將得去者、計耳、歿時

將得去、卽生時用得着者是也。此理如何。侗初曰：既已死、誰復將去。若不死、何去可將。若要死時將去、斷然生用不着。令公曰：如是。侗初曰：受之說、楞嚴諸佛出離生死、皆曰直心直者、無自欺之謂也。無自欺則自知、自知則知生。耿先生却說直字中間、豈無委曲。諸相元初直心、不易見、不易得。此理如何。阿難曰：思惟故。七徵俱不見本心。是阿難擬議處。已不直也。覓心非心、覓心之心。是元初直心。一難卽疑、轉難轉疑。何嘗不自知。何嘗自欺。得直至咄。此非汝心。一句點破。依然是覓心之心。大光明也。故曰：將聞持佛佛、何不自聞聞。敢曰：當知生供據。何如今。令公曰：如是。如瞿元初說無生死、是禪門話頭。知生死、是儒家譚柄。是異。是同。仲尼說個朝聞夕可。是真是假。又說生者何生生也。繫辭云：生生之謂易。又說易有太極。其常告之曰：能於自身中了然見得太極。方是聞道。侗初曰：禪門無話頭。儒門無譚柄。知得生死、自無生死。何同何異。誰假誰真。生生不已。却是太極。要見自身太極。只在

生生不已處見之。日用常行。視聽言動無一刻不  
生。生生者可見。而所曰生生不已者不可見。不可  
見之謂道。見不可見之謂聞道。令公曰如是。如王  
季和說。聖人能使其精神常凝而不散。常運而不  
歇。此理如何。侗初曰。若論精神。當不得目前生處  
精神行乎形色之中。還是倚靠心竅形色。而有凡  
有始的。便是有終的。所曰有聚亦有散。有聯亦有  
斷。有猛亦有滅。精神到處便是凝聚聯屬。精猛精  
神不到處却又渙散斷滅矣。恐精神二字。還是影

響名色也。體取自身天性。豈非古今不散。無首無  
尾。剛大不壞者耶。令公悚然曰。然則戴鳳伯說精  
神氣魄。與自性靈惺。此理如何。侗初曰。精神氣魄  
從天性源頭上發出來。便不可磨滅。精神氣魄都  
是靈惺也。一絲不碍。是所過者化。生天地萬物。是  
所存者神。卽過卽存。化化神神。吾曰爲了生處之  
根。戒謹恐懼。不離這個。一友問天地萬物如何生  
得。侗初曰。周禮十二荒政。民有荒而不爲害。後世  
亦有常平救荒諸策。真是補造化雨暘之不及。只

此豈不是生天、且如一塊頑地、爲鋤犁、且耕之、爲桔槔、且灌之、水東而可引之、西土瘠而可移之、饒都是我性靈做出、豈不是生地、人落地時、侗侗濛濛而教之、且詩書習之、且禮文開之、且義理而後人、乃八面玲瓏、這都是一性上做出、豈不是生萬物、可見吾輩天性的、有個生天生地、生萬物者在、日日體取、莫錯過也、令公拜手稱謝曰、如是如是、李伯樛論道、引無常迅速之言、侗初正色曰、禪門無常迅速等語、如吾儒云、纔說姑待明日、便不可也、癡禪以爲無常到來、臘月三十夜、誤人學問多矣、令公曰、如是、如馮嗣宗述子路所問、歿後有知無知、此理如何、侗初曰、昔在天衣山中、侍陶石簣老師、有一叅禪者、問形色、歿了、天性何如、師荅曰、待我歿過、方可對你說、予私請其意、師曰、如今只說話的、在、令公曰、如何是說話的、在、在口談論、故名曰在、知在口談論、則知不談論、亦在矣、歿後有知無知之說、亦復如是、侗初曰、如是、如是、令公曰、如張君可說、知得到此、須行得到此、又說把從上

聖賢分付到今事體貼得盡此理如何。侗初曰行處是真知行不到說不得個知字。真知力行真是脫盡前人程途不關聖賢分付。蓋天蓋地。初個大觀待文王而興者凡民也。令公曰如是君可又舉月明簾外轉身難之句以喻既曉了生處仍于世間生處舉揚倡化。令公曰禪家月明句渠意却不如此。渠輩正是着了亦死之人。但結果得一身便罷。何曾見達磨惠能出來治世也。老之守一佛之真空俱是如此。不但許務莊列諸人而已。堯舜之中却要用孔子之一却要貫這其間便有千里之差。若中與一與空之爲萬象主而不雕則未有異爾。所以然者自性真體之明不啻明月之明。雲來月掩。雲去月見。雲來雲去。月體自如。形之與性亦復如是。侗初曰如是近日方直指過訪問曰金玉屑着眼畢竟是金玉外物。元非眼有。以善論性恐不如是。善是性內有如何有善也。說不得請公就眼上轉一着眼語。予曰如人瞪目便生狂華。畧着眼便與本等光明有二。可見眼有平常大光明瞪

目反病、性有平常、真本體、着一善字、亦病也。令公見性之說、請以此案足之。令公曰：平常大光明是本等眼、平常大光明便是至善眼、有善非善、如着金玉屑眼、無善至善、如平常大光明眼。大學云：在止于至善、平常大光明眼之謂也。子車是子與的孝子、伯安是子車的忠臣、一家人莫作兩家話也。侗初曰：如是如是。張伯復說積寒凝水作冰、寒退冰消作水、侗初曰：冰凝冰消、水體無二、無二之體方是本體、故不作生、死、障。既悟本體、冰凝冰消、無非此水、何妄何真、亦不作心性障也。令公曰：如是。教主顧涇陽先生曰：不須多說、欲生此心、先須死此身、此身若不死、此心安得生。侗初曰：如是。令公曰：如是。侗初曰：吾人自生至死、只是一點靈明、變化運動太虛、同體萬物、爲游人、一生有順逆、得喪是非、利害、動靜、閒忙、刻刻俱有、日日俱然。但於此中、獨提主宰、既不擾亂、又不斷滅、能於得喪、順逆、閒閒等項、立得起、便於生、死、境上立得起、能於此打得過、便於生、死、關頭打得過。王心齋先生曰：此



之謂無方之神、無體之易、令公曰如是、侗初曰生  
死兩頭關也、關津出入、盤結去來、良難須知、跳出  
兩頭、是誰做主、若做不得主、終是盤結、不過令公  
曰如是、侗初曰生則還他是個生、死則還他是個  
死、聖人並不作誑人語、只要人自己了當、得聖人  
說、夕死可也、原見得軀殼有個死在、所以西銘說  
存吾順事、沒吾寧也、有生必有死、有存必有沒、亦  
是天地間常事、若牽強說個長生不死、終是不聞  
道的說話、大抵聖人本是真說話、吾人却沒有真  
工夫、令公曰如是、侗初曰斷送形骸一番、不是直  
待斷送盡了、方纔活起來、只看日用時刻、那件不  
是形骸爲用、只是不倚靠形骸起、便是斷送得他  
時時斷送過了、時時使用得來、所謂刻刻死、刻刻  
生、這真是退藏於密、常惺惺法、是生死了手、得力  
處、令公拜手稱謝曰如是、如是、張先生如是、橘亦  
如是、今此同途、悉皆如是、如是者、是名孔門小弟  
子、爲位育大事、在後故、如是者、是名佛家大法王  
爲心性大事、在今故、學者果能信其在今、而力其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九  
三十九  
在後、聖人去此不遙、如或情其在後而溺其在今、  
滅倫絕世之風、恐或蹈之、願各人點檢腹笥、譬之  
拾椹、黑者放在一邊、白者放在一邊、但喫黑者甘  
美自足一飽、其白者不妨兼而收之、存宇宙間一  
味酸澁學問而已、凡我同途、須識此義、

寶日堂初集卷之十九

